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选集

# 我的童玩

「彩绘版」

林海音◎著



林海音儿童文学精选集

# 我的童玩

「彩绘版」

林海音◎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童玩 / 林海音著. —北京: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682-5700-8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115667号

---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

邮 编 / 100081
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 (总编室)

(010) 82562903 (教材售后服务热线)

(010) 68948351 (其他图书服务热线)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
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/ 5.375

字 数 / 100千字

版 次 /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/ 29.80元

责任编辑 / 李慧智

文案编辑 / 李慧智

责任校对 / 周瑞红

责任印制 / 施胜娟

---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文华阁剪发记·····  | 1  |
| 虎坊桥·····     | 15 |
| 北平漫笔·····    | 22 |
| 天桥上当记·····   | 51 |
| 苦念北平·····    | 61 |
| 骑小驴儿上西山····· | 66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的童玩·····       | 71  |
| 旧时三女子·····      | 80  |
| 在胡同里长大·····     | 93  |
| 家住书坊边·····      | 99  |
|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·····   | 113 |
| 访母校·忆儿时·····    | 135 |
| 城墙·天桥·四合院儿····· | 142 |
| 英子的乡恋·····      | 153 |

## 文华阁剪发记

文华阁有一个小徒弟，他管给客人打扇子。客人多了，他就拉屋中间那块大布帘子当风扇；他一蹲，把绳子往下一拉，布帘子给东边的一排客人扇一下。他再一蹲，一拉，布帘子又给西边的客人扇一下。夏天的晌午，天气闷热，小徒弟打盹儿了，布帘子一动也不动，老师傅给小徒弟的秃瓢儿上，一脑勺子，“叭”！好结实的一响，把客人都招笑了。这是爸爸告诉我的，爸爸一个月要去两次文华阁，他在那里剃头、刮脸、掏耳朵。

现在我站在文华阁门口了。五色珠子穿成的门帘，上面有“文华”两个字，我早会念了，我在三年级。今天我们小学的韩主任，把全校女生召集到风雨操场，听他训话。他在台上大声地说：

“古人说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，各位女同

学，你们的头发，也是从父母的身体得来，最好不要剪，不要剪……”

我不懂韩主任的话，但是我们班上已经有两个女生把辫子剪去了，她们臭美得连人都不爱理了，好像她们是天下第一时髦的人。现在可好了，韩主任说不许剪，看怎么办！大家都回过头看她们。可是，剪了辫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我也剪了呢？

韩老师正向我们微微笑。她站在风雨操场的窗子外，太阳光照在她的蓬松的头发上，韩老师没有剪发，她梳的是面包头，她是韩主任的女儿，教我们跳舞。韩主任一定也不许他的女儿剪发，我喜欢韩老师，所以我也不能剪。

但是我的辫子这样短，这样黄，它垂在我的背后，宋妈说，就像在土地庙买的那条小黄狗的尾巴，所以她很不爱给我梳。早晨起床，我和妹妹打架，为了抢着要宋妈第一个给梳辫子。宋妈说：“真想赌气连你们的两条狗尾巴剪了去，我省事，也省得你们姊妹俩睁开眼就打架！”

我站在文华阁的玻璃窗前向里看，布帘子风扇不扇了，小徒弟在给一位客人递热毛巾，他把那热手巾敷在客人脸上，一按一按的，手巾上冒着热气，我仔细一看，那客人原来是爸爸！他常常刮了胡子总要这么做的，我知道，热手巾拿开，就可以看见爸的嘴上又是红又亮的，但是我要赶快赶回家去

了，不要让爸爸看见我。他常对我说：“放学回家走在路上，眼睛照直地向前看，向前走，别东张西望，别回头，别用手去摸电线杆子，别在卖吃的摊子前面停下来，别……”可是照着爸爸的话做真不容易，街上可看的東西太多了，我要看墙上贴的海报，今天晚上开明戏院是什么戏？我要看跪在道边要饭的乞丐，铁罐里人家给扔了多少钱？我要看卖假人参的，怎么骗那乡下佬？我要看卖落花生的摊子，有没有我爱吃的半空儿？我要看电线杆子，上面贴着那张“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爱哭郎”的红纸条。

我今天更要看看街上的女人，有几个剪了头发的？

我躲开文华阁，朝前走几步，再停下来站在马路沿上，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，她扎着红辫根，打着刘海儿，并没有剪发。马路边上走过一个老太婆，她的髻儿上扣着一个壳儿，插着银耳挖子，上面有几张薄荷叶，她能不能剪发呢？又过去一个大女学生，她穿着黑裙子，琵琶襟的竹布褂，头上梳的是蓬蓬的横S头。她还有多久才剪发？

我左看看，街上没有走过一个剪发的。

回到家里来，宋妈一迎面就数叨我：

“看你的辫子，早晨梳的紧扎的，这会儿呢，散的快成了哪吒啦！”

宋妈总是这么嫌恶我的辫子，有本事就给我剪了呀！敢





不敢？要是真给我剪，我就不怕！不怕同学笑我，不怕出门让人看见，不怕早上梳不上辫子。可是我就是不剪！妈剪我就剪。爸爸叫我剪我就剪。韩老师剪我也剪。宋妈叫我剪，不算！

宋妈要是剪了发，会成什么样儿？真好笑！宋妈的髻儿上插着一根穿着线的针，她不能剪，她要剪了头发，那根针往哪儿插哪？真好笑！

“笑什么？”宋妈纳闷儿地看着我。

“管哪！笑你的破髻儿，笑你要是剪了发成什么样儿！你不会像哪吒，一定是像一只秃尾巴鹌鹑！”

走进房里，妈妈一边喂瘦鸡妹妹吃奶，一边在穿茉莉花。小小白白的茉莉花还没有开，包在一张叶子里，打开来，清香清香的。妈妈把它们一朵朵穿在做好的细铁丝上，她说：

“英子，我一枝，你两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忘了吗？今天谁要结婚？”

“张家的三姨呀！”

“是嘛！带你去见见世面。”

“三姨在女高师念书。”

“是呀！会有好多漂亮的女学生，你不是就喜欢比你大的姊妹们吗？”

“噢。”我想了想，不由得问，“为什么我要两枝茉莉花？”

“也是给你打扮打扮呀！下午叫宋妈给你梳两个抓髻，插上两排茉莉花，才好看。”妈妈说完看着我的脸，我的头发。她一定在想，怎么把哪吒打扮成何仙姑呢？

可是我想起那些漂亮的大女学生来了，便问妈妈：

“妈，那些女学生剪了头发没有？”

“剪没剪，我怎么知道！”

“张家的三姨呢？她梳什么头？”

“她今天是新式结婚，什么打扮，我可也不知道。可三姨是时髦的人，是不是？说不定剪了头发呢！”妈妈点点头，好像忽然明白了的样子。

“妈，您说三姨要是剪了发，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妈妈笑了，“我可想不出。”她又笑了，“真的，三姨要是剪了发，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妈，”我忍不住了，“我要是剪了头发什么样子？”我站直了，脸正对妈妈，给她看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忍不住，说出这样的话。

妈“嗯？”了一声，奇怪地看着我。

“妈，”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堆什么东西在跳，非要我跳出这句话，“妈，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多人剪了辫子了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妈问我。

其实，只有两个，但是我却说：“有好几个。”

“几个？”妈逼着问我。

“嗯——有五六个人都想去剪了。”我说的到底是什么话，太不清楚，但是妈妈没注意，可是她说：

“你也想剪，是不是？”

我用手拢拢我的头发。我想剪吗？我说不出我是不是想剪，可是我在想着文华阁的小徒弟扇布帘子的样子，我笑了。

妈妈也笑了，她说：

“想剪了，是不是？我说对了。”

“不。”真的，我笑的是那小徒弟呀，可是，妈妈既然说了我剪头发的事，那么，我就说：“是您答应叫我剪，是不是？”

“瞎说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。”

“刚才。”

宋妈进来了，我赶忙又说：

“宋妈，妈妈要让我剪头发。”

“这孩子！”妈妈说话没有我快，我抢了先，妈妈简直就没办法了。

“你爸爸答应了吗？”宋妈总是比我还要厉害。

“那——”我摇着身子，不知该怎么说。

真的，爸爸最没准儿，他有时候说，他去过日本，最开通，他有时候又说，中国老规矩怎么样怎么样的。他赞成不赞成剪头发呢？他觉得我如果剪去辫子是开通呢？还是没规矩了呢？

宋妈看我在发愣吧，她“哼”地冷笑了一声说：“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。”

“可是你也不愿意给我梳辫子，要剪去我的头发来着。”

“喝！你倒赖上了，你想要时髦，就赖是俺们要你剪的，你多机伶呀！”

我本来并没有想剪辫子，韩主任也不让我们剪，韩老师也还没有剪，可是，这会子我的心气儿全在剪头发上了，我恨不得马上到文华阁去，坐在那高椅子上，“嘎登”一下子，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。然后，我穿了新衣服新鞋子，去看张家三姨结婚，让那么多人都看见我已经剪了辫子啦！

“你说给她剪了好不好？”妈竟跟宋妈要起主意来了。

“剪了倒是省事，我在街上也看见几个女学生剪了的。可就是——”宋妈冲着我，“赶明儿谁娶你这秃尾巴鹌鹑呀！”

“讨厌，我才不嫁人！”

“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，我还是这句话。”宋妈又提起爸爸。

“妈，”我腻着妈妈，“您跟爸爸说。”

“我不敢。”妈妈笑了。

“宋妈，你呢？”我简直要求她们了，我要剪头发的心气儿是这么高，简直恨不能一时剪掉了。

“你妈都不敢，我敢？谁敢跟你们家的阎王爷说话。”

“我自己去！”我发了狠，我就是我们家的阎王爷！

妈妈挠不过我，终于答应了，妈说，就趁着爸爸不在家去剪吧，剪了再说。

爸爸这时早已离开文华阁去上班了，我知道的。妈妈带着我，宋妈抱着瘦鸡妹妹，领着弟弟，我们一大堆人，来到了文华阁。

文华阁的大师傅看见来了一群女人和小孩，以为是给弟弟剃头，他说：

“小少爷，你爸爸刚刮了脸上衙门啦，来，坐这个高凳儿上剃。”

“不是，是这个，我的大女儿要剪发。”

“哦？”大师傅愣了一下，小徒弟也停住了打扇子，别的二师傅、三师傅也都围过来了，只有一个客人在理发，他也回头过来。

“没人在你们这儿剪过吗？我是说女客。”妈问大师傅。

“有有有。”大师傅大概怕生意跑了，但是他又说，“前几个有个女学生剪辫子，咱们可没敢下剪子，是让她回家把

辫子剪了，咱们再给理的发。”

“噢，”妈妈又问：“那就是得我们自己把辫子剪下来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这么说，那个女学生自己来的，这年头儿，维新的事儿，咱们担不了那么大沉重。您跟着来，还有什么错儿吗？”

“那个女学生，剪的是什么样式？”妈妈再问。

“我给她理的是上海最时兴的半剖儿。”大师傅这么一吹。

“半剖儿？什么叫半剖儿？”还是妈妈的问题，真啰唆。

“那，”大师傅拿剪刀比画着，“前头儿随意打刘海儿，朝后拢都可以，后头，就这么，拿推子往上推，再打个圆角，后脖上的短毛都理得齐齐的。啧啧！”

他得意得自己啧啧起来了。

“那好吧，你就给我的女儿也剪个半怕丫吧。”

妈妈的北京话，真是！

我坐上了高架椅，他们把我的辫子解散开来了，我从镜子里看见小徒弟正瞪着我，他顾不得拉布帘子了。我好热，心也跳。

白围巾围上了我的脖子，辫子的影子在镜子里晃，剪子的声音在我耳边响，我有点害怕，大师傅说话了：

“大小姐，可要剪啦！”

我伸手一把抓住了我的散开的头发，喊：“妈——”

妈妈说：“要剪就剪，别三心二意呀！”

好，剪就剪，我放开了手，闭上眼睛，听剪刀在我后脖子上响。他剪了梳，梳了剪，我简直不敢睁开眼睛看。可是我睁开了眼，朝镜子里一看，我不认识我了！我变成一个很新鲜、很可笑的样子。可不是，妈妈和宋妈也站在我的背后朝镜子里的我笑。是好看，还是不好看呢？她们怎么不说话？

大师傅在用扑粉掸我的脖子和脸，好把头发碴儿掸下去，小徒弟在为我打那布扇子，一蹲，一拉。我要笑了，因为——瞧小徒弟那副傻相儿！窗外街上也有人探头在看我，我怎么出去呢？满街的人都看着我一个人，只因为我剪去了辫子，并且理成上海时兴样儿——半剖儿！

我又快乐又难过，走回家去，人像是在飘着，我躲在妈妈和宋妈的中间走。我剪了发是给人看的，可是这会子我又怕人看。我希望明天早晨到了班上，别的女同学也都剪了，大家都一样就好了，省得男生看我一个人。可是我还是希望别的女生没有剪，好让大家看我一个人。

现在街上的人有没有看我呢？有，干货店伙计在看我，杭州会馆门口站着的小孩儿在看我，他们还说：“瞧！”我只觉得我的后脖子空了，风一阵来一阵去的，好像专往我的脖子吹，我想摸摸我的后脑勺秃成什么样子，可又不敢。